



N

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可以做茉莉,或做雏菊

□王南海

儿子已经步入大学,他遇到各种各样的同学,在他看来,那些孩子有着说不出的优秀,而且多才多艺。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粒不起眼的沙,在别人的光环下,显得黯淡无光。因而,面对未来,儿子似乎内心总有一丝丝不确定的恐慌。他担心自己的专业没有竞争优势,对于未来的职业选择,似乎是有些迷失的。

不禁想告诉儿子,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很平凡的人,我们要逐渐地去接受这种平凡。于是,我鼓励孩子在大学期间,除了多读书,也要多出去走走,去看看这个世界。生命是一种体验,不仅要读万卷书,更要走万里路。于是,儿子利用假期,独自设计行程,安排旅店,寻找美食。去武汉,享受一碗热干面;去厦门,

拥抱大海,逛逛冬日里的鼓浪屿;至南京,寻找那一缕梅香,访一段历史。眼界开阔了,就会对这个世界有了不同的理解。

记得村上春树说:“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。”人各有不同,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都不稀奇。无论活成什么样子,都会有人说三道四,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,看喜欢的风景,做喜欢的事,你不一定非要活成玫瑰,如果你愿意,也可以做茉莉,做雏菊,做向日葵,做无名小花,做千千万万。

我时常想,如果孩子就是平凡的人,那就做一个快乐的自己就好。就像梁晓声在《人世间》所说:“孩子若是平凡之辈,那就承欢膝下;若是出类拔萃,那就让其展翅高飞。”如

果孩子是平凡的人,我希望他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,从事一份踏实能自食其力的工作,家庭也能团聚在一起,何尝不是一种幸福?

至于未来职业的选择,我认同这样一段话:“假如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,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,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,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,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。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,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,给河马刷牙。”

孩子,如果你努力过,坚持过,即使平凡也无遗憾。如果只能做一朵无名的小花,那就学会享受属于自己的阳光和雨露,做茉莉也好,做雏菊也罢,快乐自由地生活吧……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危急时要学会隐藏恐惧

□陶杰

1990年,曼德拉出狱。美国时代周刊总裁史定高为曼德拉写传记,追随出狱之后的曼德拉起居巡察。

有一次,曼德拉与史定高一起乘一架六人座的小飞机在南非上空飞行。

曼德拉看到桌子上有一份报纸,捡过来阅读,不但看,还朗读起来。原来他在狱中单独囚禁许多年,为了坚持意志,送进来的有限书本和剪报,他都一遍遍诵读。养成的习惯,出狱之后戒不掉。这天在机窗外,阳光普照,曼德拉念报纸,念到一半,忽然停下来,告诉坐在身边的史定高:

“你看看窗外,那副螺旋桨引擎是不是坏了?”

史定高站起来一看,引擎果然停了下来,只有另一边那副在动。他大吃一惊,即刻冲进驾驶舱。

机师在驾驶舱里其实早已察觉,正在紧急滑翔,用风力寻找降落。机师也很紧张,叫史定高回座位坐好,他已通知地面一个机场,叫了救护车和消防车到场应变。

史定高回到座位,告诉曼德拉。曼德拉平静听完,说:很好。然后拿起报纸,继续朗读。

飞机有惊无险,风力滑

翔,顺利着陆。曼德拉像没事一样,与史定高走下飞机。在陆地上登上汽车之后,曼德拉说:“刚才在机上,我心里其实很害怕,吓死了。”

史定高问他为何能在如此危急里保持这样的从容?曼德拉说:长期的斗争,每天都是险境,生命面临中断,发生过无数次,他早炼成一套隐藏恐惧的本领。

史定高说:“我以为你无惧,一切都不怕。”

曼德拉说:“不,其实我很怕。但要感召千万人,站在他们的前头,枪炮和监狱,拳头和刑具,你心里不论多恐惧,

也要摆出一副冷静无惧的样子,不然民众就不会追随你。”

原来,当你装作不怕的时候,往往危急可以化解,尤其当敌人凶猛的时候。诸葛亮在空城上奏琴,亦必此一心情。做领袖要有此等涵养,喜怒不形于色,不让人从脸上的表情捉摸到底牌。曼德拉的勇气,没有什么秘诀,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F 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

□宋万海

有一天看电视时,听到讲冀鲁豫革命斗争史,激发我对家乡一段往事的回忆,人老思旧,思绪万千,夜不能寐。

事情是这样的,我的家乡在鄆城北边,左营南街,北靠黄河,地处偏僻。当时受蒋匪军骚扰较少,是革命老区,各种组织比较健全:地下党支部、村委会、农救会、民兵连、妇救会、儿童团、姊妹连等。我是儿童团分队长,团长是韩玉印。土改时,儿童团分了几只青山羊,团员轮流喂养。敌人来骚扰时,我们就赶着羊到附近更偏僻的村庄躲一躲。

同时组织统一口径,如农救会长韩玉环家的院子,定在离村较远又不与其他住户相连的院子。如果蒋匪军还乡团清抄,就告诉他们一个定好的院子任其破坏。为什么主要提农会长呢?因为农会是贫下中农的组织,他们负责斗地主,分田地,是地主还乡团的对头。

1948年下半年,蒋匪军溃败,向南逃窜。记得1948年8月中下旬的一天,时令是谷子已抽穗,但还未成熟。那年我13岁,去村西南石元德瓜地附近割草。忽然石元德向我招

手,还叫着我的奶名:“留存”兄弟过来。我赶快跑过去问:三哥啥事?他说,刚才有两个蒋匪军来瓜地要瓜吃,拿走两个瓜跑回南边谷地里去了,我在这盯着他,你赶快回家报信去。我大步跑回家,首先告诉排长王清林(平时都叫他王排长,不知他是不是排长),然后回家拿了个棍子。王清林告诉农会长韩玉环、民兵连长穆凤鸣、儿童团长韩玉印。大家相互传信,不一会儿,二十多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奔向村西南谷地。当时除穆凤鸣有支长枪,其他人都拿着木棍、铁锹、抓钩

等,在石元德的指引下向谷地搜索。两个蒋匪残兵跪地求饶,穆连长用枪对着他们,大家很快用绳子捆住两名蒋匪军。他们说家住察哈尔,是被蒋匪抓壮丁硬抓来的,偷偷离开南逃的部队,藏在谷地里。我们还缴获一挺新机关枪及一些子弹,并由穆连长等人押送到区政府一个临时办公的地方,以后怎么处置的就知道了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,也称不上有多么辉煌,只是俘虏两名敌人和一挺机枪及一些子弹。

此事已经过去七十多年,

当时参加战斗的人绝大部分已经去世,因我参加了这次战斗,大体过程还记忆犹新。这件事情不知是否有人报道存档,事情虽小,但意义深远,这件事情体现了解放区人民爱憎分明,从骨子里热爱共产党,热爱人民解放军,憎恨蒋匪军,期盼早日过上安定的生活。

如今,中华民族受外国列强及国内卖国贼反动派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人民更加富裕,国家更加强大。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,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